

“偷”来的汝瓷大师



从一个普通的汝瓷厂工人，到生产经营科长、厂长助理，再到副厂长、厂长，李廷怀的陶瓷之路仿佛与拉坯、配釉、烧瓷联系得并不是十分紧密，为何他摇身一变成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

用李廷怀自己的话说，他的这个大师是“偷”来的。



配釉

“汝瓷是汝州的一张靓丽名片，不管是在器型上、颜色上，还是文化价值上，都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从小就有个汝瓷梦。”

出生在汝瓷之乡的李廷怀，从小就听村里人讲过宋代汝瓷的辉煌历史和有关汝瓷的传奇故事，至今，有两个故事还深植在他的心中。

第一个故事，以前原临汝县的一个村子里有座庙，庙的屋脊上放了一件汝瓷。黄昏时分，它都会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幻出奇的光彩，附近的老人小孩一到傍晚就会去驻足围观。

第二个故事，1958年，汝瓷豆绿釉研发成功，汝瓷厂1962年参加了广交会，豆绿釉的仿古汝瓷全都被日本人买走了。连日本人都知道这么一句话：“家有金银万贯，不如汝瓷一片。”

这两个故事对李廷怀影响极大。“让我从小就对汝瓷有了浓厚的兴趣。一是觉得这东西太神奇，二是觉得它非常珍贵。”

从小受汝瓷的影响，1975年中学毕业之后，李廷怀想进汝瓷厂当一名工人。可是由于当年招工分配原因，李廷怀先进入了原临汝县国营水泥厂当了一名化验组的实验员，直到1977年才被调到原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

不过，李廷怀是幸运的，因为那时正是汝瓷复兴的重要节点。1953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发掘祖国文化遗产，恢复汝瓷生产。”所以，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为肇始的半个世纪里，原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在郭遂等一线技术人员及有关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历经成百上千次的实验和失败，豆绿釉、天青釉、天蓝釉等失传千年的釉色相继问世。李廷怀贪婪地汲取着这些营养，为一件件失传千年的汝瓷重生而默默激动。

“那时候，我只是一个仓库保管员，不能直接接触制作汝瓷，但我身边始终带着一个本子，工作之余就虚心地向老师傅请教，留心观察、学习，清清楚楚记着哪个材料出窑多少、配料用多少等等。”李廷怀回忆说，

当时，老师傅配料不用称，全凭感觉随手一抓，他看到后，把这“凭感觉”的配料称了称，也记在本子上，把所有的配料数据弄精确后，一有机会就赶紧实验、调配，并把得出的数据记在本子上。

“这相当于偷师学艺啊。”李廷怀笑着说。

之后，由于很快学会了汝瓷的烧制技术和釉色配料，李廷怀还参与了厂里多道技术难关的攻破工作，他也先后被推举为生产经营科长、厂长助理、副厂长、厂长。

2

“我是个很要强的人，一旦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干，还一定要干好。”

2004年，汝州发现了张公巷遗址，一批宋汝瓷出土。许多专家惊呼，这里正是当年汝瓷的官窑所在地。李廷怀发现，张公巷的汝瓷和之前清凉寺遗址发掘的不同，釉色不是纯正的天青色，而是呈现一种特别的卵青色，并且，它薄胎薄釉，鱼鳞开片，显得比清凉寺汝官瓷更加典雅和华美。

李廷怀想，如果能把张公巷卵青釉的汝瓷仿制出来，一定很有“卖点”。而当时，国营的汝瓷厂已经解散，一介“下岗职工”的李廷怀要想破解张公巷官窑的秘密，只能靠自己的力量。

“那时候，我身体出现了不适，极度虚弱，体重更是从160多斤一下子瘦到100多斤，连走路都困难。因为看病，家里已是家徒四壁，可我还是放不下我的汝瓷梦。”李廷怀说，当时他想自己建厂，但是却没有资金支持。不肯向命运低头的他去了工厂贩煤赚钱，一干就是两年多，2004年，他通过没日没夜拉煤积攒下来了5万块钱，这才使他得以实施了谋划已久的造窑计划。很快，李廷怀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小型窑厂。

在此之后，年过半百的李廷怀满怀对汝瓷研究的执着，靠着借钱贷款和原汝瓷厂的技术团队创立了廷怀汝瓷研究所，走上了自己的陶瓷人生。“为了恢复张公巷遗址的瓷器，我一次次地进行烧制实验，一次一次地拿着样本来北京请教专家，工人的工资发不起了，自己的老婆孩子齐上阵，但迎接到的仍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2006年，我走不动了，去不了北京了，也觉得这事是彻底没希望了。突然有一天，一个灵感冒进脑子里，会不会是我沿用的老方子里的某两个原料的比例出了问题。我重新勾兑，这次竟然很快就成功了。无论是釉色、开片，都和张公巷的一模一样！”遥想当年造瓷的艰辛，李廷怀说，凡事他都亲力亲为，不管再苦再难，他都不肯放弃，因此他的窑厂也成了汝州最早具有宋代柴窑烧制能力的窑瓷之一。



手工拉坯

4

“瓷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近几年我提出了‘为民造瓷’的理念，目的是能把最好的、最健康的瓷器送到平常老百姓家中。”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李廷怀说，一场大病后，让他真正意识到了人生的

意义和价值。

由于近几十年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食品、水、空气等受到污染，人们对健康的追求越来越高，李廷怀把“健康”二字作为汝瓷研究的新课题，开始了一番新的研究。他开始尝试

3

“汝瓷的颜色不应该只有传统器形上的那四种，我希望可以开发出更多的釉色，让汝瓷的颜色更加丰富多彩。”

成功地研发出了天青、豆绿、月白、卵青釉汝瓷之后，李廷怀的企业开始风生水起。但他并不满足于这条复古、仿古之路。他心里装着一个更大的梦想——汝瓷创新。

“比如玉青釉，为了开发这个釉色，我整整用了两年时间。我敢说，玉青釉已经可以与和田玉相媲美。它从外观上超越了宋汝瓷。宋汝瓷是不透明的，但是我的玉青釉瓷，晶莹剔透，你倒水进去，从外边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李廷怀说。

“玉青釉瓷从研制到开发，我都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还曾受到好多人质疑，他们说这个不是汝瓷，因为宋朝没有这个釉。难道宋朝没有这个釉，现代汝瓷就不能有这个釉吗？我是想不通这个理儿。”李廷怀说，同样两座观音菩萨，一个是香灰胎天青釉，一个白胎瓷玉青釉。白胎瓷玉青釉晶莹剔透，线条突出，耳目清晰，而香灰胎天青釉的胎釉厚重，五官不清，你觉得哪个好呢？”

李廷怀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市场才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玉青釉是新东西，像棵幼苗，因为不了解，所以有人认为是毒草，喊着要

砍掉。但我偏偏要把这棵‘毒草’保护、发展壮大起来。”李廷怀说道。

在器形方面，李廷怀更是有想法。“宋汝瓷传世数量极少，并且它们的器形相当多数现在看已经‘过时’了，没有实用性，现代汝瓷的器形，一定要融入新的时代文化。”2005年至今，他创作的汝瓷涵盖瓶、尊、炉、洗、碗、盘、兽、人物、茶具、文具等11大类，400多个品种，其中貔貅、珠宝古币炉、富贵团寿盘、牡丹盘、望天吼、运财龟、中华龙尊、中国和谐瓶、松鹤延年等19大系列产品获国家外观设计专利，1项发明专利，4项已获专利受理，专利总数达到24项。

李廷怀在汝瓷创新的道路上走得随心所欲，毫无拘束。虽然饱受争议，却无损他对自己和作品的信心。“现在走创新这条路的不多，大部分汝瓷厂还是在复古、仿古，都快打破产了。弦纹尊、莲花温碗，仿来仿去，毫无个性。汝瓷传世的就那么几十件，所以同样的东西仿的人太多，三年前一个弦纹尊能卖500元左右，现在40多家都在做，100-200元都卖了。”李廷怀说。

现如今，廷怀窑已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平顶山学院等大批院校联姻，邀请艺术院校的师生为现代汝瓷的设计注入一些更加新鲜和时尚的“奇思妙想”。

着将麦饭石等几种矿石加入传统的制瓷工艺中，制出活态瓷。

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2015年11月20日，李廷怀的活态瓷有了新的突破，他发明的活态瓷经北京京环建环境质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显示：廷怀窑活态瓷与百姓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36项指标全部合格，不含镉、铅、镍等对身体有害的重金属元素。活态瓷所释放的远红外线功能可以将大的水分子变成小水分子，提高人体对水的吸收能力，增强人体免疫力。廷怀窑活态瓷不仅能让酒及各种饮料瞬间提升美味，也让食物保存得更长久，可以活化人体内的细胞，还可以排除人体内的毒素和重金属，促进血液循环，帮助新陈代谢，驻颜美容、延缓衰老，改善过敏肤质、降低高血压和消除酸痛疲劳。使用这种日用瓷器对于品茗

喝茶具有实实在在的保健作用，还具有净化水质、增加茶香的功能。

此外，廷怀窑中因为加入了生物无毒无害并具有一定生物活性的复合矿石原料麦饭石，它含有人体所需的钾、钠、钙、镁、磷等常量元素和锌、铁、硒、铜、锶、氟、偏硅酸等18种微量元素。通常条件下，麦饭石溶于液中4种微量元素含量达到或接近国家饮料矿泉水标准，对人体有益无害。

“在首批活态瓷研制成功后，我把杯子赠送给亲朋好友使用。使用过的朋友纷纷反馈，原来身体上的许多不适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有高血压、血糖高的也有所缓解，各有所益。”李廷怀说，自此之后，他一直饮用活态瓷滋养过的水，他的病没有再复发，身体也越来越硬朗了。

于俊鸽 张亚萍

·连载·

毛泽东离京 巡视纪实

毛泽东又问马天水：你们现在怎么样？马天水吹嘘说，准备自己造飞机。毛泽东说，我不看到自己的飞机起飞不相信。要看重事实。毛泽东还问张春桥：李富春这个人怎么样？张春桥不好回答。毛泽东走的时候，林彪站在那里，毕恭毕敬地向毛泽东敬礼，看着火车离站而去。

26日11时50分，专列途经济南。毛泽东在专

列上听取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的工作汇报。毛泽东指出：搞老、中、青领导班子好，完全搞青年班子不好，但也不能轻视年轻人。

13时10分，专列离开济南北上。

27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五十六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突发事件

1970年7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修改宪法、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的指示。根据计划，8月21日至28日召开九届二中全会。9月15日至24日召开四届人大会议。

7月17日至2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修改宪法问题。毛泽东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22日会议结束。

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据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

毛主席要乘火车去南方视察。到底去哪里？领导并没有向我们交底。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

外出准备工作的进行。说起准备来，人，还是那些人；事，也还是那些事，只是根据当前的形势在警卫部署上更突出了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突然情况方面的考虑。因为我们知道，尽管报纸上天天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以及“大联合”“三结合”等这些举动，加上中央一再提倡，各省的革命委员会也相继成立，实现了“祖国山河一片红”了，可是，实际上，社会秩序并不平静。后来在外出沿途所见，不少地方仍然很混乱，甚至还在动枪开炮，弥漫着武斗的硝烟。

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沿京广线南下，经石家庄、郑州到达武汉，在那里住了几天。又乘车继续南行，到达湖南省会长沙又住了几天。不论走到哪里，只要车一停下来，毛主席便立即找当地的党、政、军领导汇报情况，或者开会谈话，重点仍然是九大之后怎么样，怎么办？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也是毛主席进行的一种调查研究，是为即将召

开的庐山会议做准备的。

专列途经石家庄，毛泽东找当地的党、政、军领导汇报情况。

专列途经郑州，毛泽东找当地的党、政、军领导汇报情况。

7月23日，专列到武汉，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几天。找当地的党、政、军领导汇报情况，谈话。

据陈长江回忆：本来，这次出来，在武汉、在长沙，这些地方都是游泳的好地方，天气又很热，下水游泳在当时当地来说，那是再好不过的休息活动了。可是因为忙，十几天来，毛主席一次也没有下过水。

25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到了长沙，又住了几天。找当地的党、政、军领导汇报情况，谈话。

27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到了杭州。找当地的党、政、军领导汇报情况，谈话。

这一天，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为纪念“八

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的一篇社论。跟林彪关系非同一般的陈伯达同江青的“智囊”张春桥就社论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分歧：陈伯达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春桥则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28日，毛泽东到上海。当天，周恩来将“八一”社论稿送毛泽东审定。并附信报告了讨论修改的情况。

7月29日，周恩来陪外宾飞到上海。

当天，毛泽东在上海分别会见了扬·约尼查上将率领的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全体成员和以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

(未完待续)